

人人有隐私 人人怕揭底
有些底可以不揭 有些底非揭不可

揭底

李东岗 著

书**揭底**的人和事可能就是你周围的人和事
本书的**爱情故事**也许是不愿看到的爱情故事

獨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揭底/李东岗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6216 - 0

I . ①揭… II . ①李…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1101 号

揭 底

作 者: 李东岗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300 千

印张: 17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216 - 0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 子	1
-----------	---

第一章 选举风波

一、选举、选美与论坛	8
二、筹谋	18
三、情昔	24
四、山宅里的竞选准备	40
五、震撼的宣言	44
六、退选	49

1

第二章 人鬼之间

一、邪道	55
二、《风尚》上市的机遇和内幕	59
三、密码被破译	66
四、权力的“公正”与黑暗的公正	71
五、天下老子说了算	76

第三章 失落、追求

一、悲剧的历史一幕	79
-----------------	----

目
录

揭 底

揭 底

目

录	二、谢幕的轰动	82
	三、清廉政风的无奈	90
	四、远走黄河	94
	五、风雪五台山	99
	六、群魔	104

第四章 苦难岁月

一、是非曲直	111
二、幸福的理解	114
三、正义的希望	122
四、鬼魅之间的谋划	127
五、绝不交易	133

2

第五章 现形

一、大山里的清纯	143
二、龌龊人事	152
三、权力	158
四、前苏联的别墅	162
五、侏儒与美色	173

第六章 国格人格

一、裂隙	180
二、妖蛊	187
三、如此世道	193
四、天道人心	200
五、海瑞的遥远	210

第七章 正道沧桑

一、幸福在哪里	215
二、以讹对讹	221
三、灰色地带	225
四、遗憾的婚姻	230

第八章 难以瞑目

一、拔出萝卜带出泥	242
二、为了祖国	246
三、情殇	252
四、尾声	257

引 子

一千九百五十四年，地处中原腹地的北都市破获了一起盗墓大案，全国通缉的掘墓大盗邵三团伙几乎被一网打尽。在案件水落石出之时，所有参与案件侦破的人都惊愕不已。

原来这北都市的西北角，有一座山峰，青岩秀壁，层峦叠翠，名天阳山。山上有一“太符观”，这观的始建年代谁也说不清了，但现存的建筑却是金承安五年重建于战火废墟之上。金承安五年当是一千二百年，这样算来，这观也有七八百年的历史，规模浩大建筑精美，虽残破潦倒，却透着沧桑之美，加之漫山的白松和奇特的山型，这里便成为方圆几百里的休闲旅游场所，曾有风水大师惊言：“此地龙翔凤翥，有天子与王侯之气，必有贵人出”。此次邵三一伙在太符观之后山的腹地，竟挖出五代十国的大墓，出土珍贵文物数百件，其中令世人惊愕的有三件珍品，一件是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一件是唐刻花金碗，第三件竟然是被称为考古史上千古之谜的王羲之兰亭序真本。令人称奇的是，这盗墓的邵三早在盗墓之前，就在同伙中称：“墓中如有兰亭序，则我只取此本，余物不论价值，皆归你等。”

看官也许要问，这邵三何等人物，有着这般神通。其实此人早在民国时期，便是闻名河洛的掘墓大盗。邵三六十余岁，大头短腿，扁鼻无须，翻白鱼眼，长相虽寒碜，却极工于心计。少时偷鸡摸狗，失主找上门来，见其伏案疾书，细观之，其乃作《偷鸡要略》、《摸狗

术》，邻人不禁大笑，遂退。待到这邵三长到十七八岁，便入了盗墓这一行，更是博览群书，苦心钻研，其发明的望、闻、问、切，成为盗墓史上的经典技巧。邵三在河洛一带的盗墓行中声名鹊起，他便自封为发丘中郎将，将他手下八个混混封为摸金校尉，趁着战乱，在中原一带掘墓无数，据民国地方志记载，“此人盗墓专挑王侯大墓，百无一失。”

2

此次天阳山行动之前，邵三便数十次实地观测，并研究大量唐史和野录，断言此地葬有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之后。他的手下有个叫秩华的，一时怯懦，想打退堂鼓，邵三便鼓励他：“咱们这一行，虽说名声不好，但只要混出个道道来，又有哪个敢说什么？项羽盗过秦陵，曹操发掘梁王墓，温韬盗了唐太宗陵，孙殿英盗了慈禧墓，又有哪个能怎样他们？再说你看看那些显贵，哪个不是男盗女娼？我们为生计，就算干的活脏点，比起他们，也未必下贱到哪里。”

秩华听他这么一说，胆便渐渐壮了起来，可是仍然一肚子疑惑：“即便如此，这漫山遍野的，我们从哪里下手呢？”

“你看这山形。天阳山在北都城北，三个圆锥形的山头，北峰最高，似一女人之头，南面二峰稍低，却圆润丰盈，宛如此女之乳，三峰耸立，若一仰卧大地的妇人，东西山峰对峙，形成天然门阙。人置其中，如在这妇人博大的怀抱中。我观象听雷，此地若有墓葬，必在北山半腰。我两年前用洛阳铲探过，那里有一活土地带，且很有规模，必有大墓。”

说到这儿，邵三诡谲地一笑：“你说，这山像什么地方？”

见弟子一脸困惑，邵三便凑近他的耳根悄声说：“乾山，武则天下葬的地方。”

秩华吓得一激灵：“则天大圣皇后的墓？”

邵三哈哈大笑：“武则天的墓你也敢掘！当年黄巢几十万大军在乾山掘地四十里也没有找到入口。历代皇帝的墓，只有一座没有被

盗，那就是乾陵。不是不想盗，那里可是埋藏了盛唐足足三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更何况还有随葬兰亭序的可能。但那不是我们干得了的。”

“可你不是说兰亭序在这里吗？”

邵三叹口气说：“说来话长。我给你讲过温韬吧，这个人是五代时期的刺史，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长，但干的却是我们这一行，唐太宗的墓就是他掘的。温韬盗墓有个奇怪的习惯，就是要将墓中所掘物品，一一记录在册，比我们现在的考古发掘都严格。后人正是根据他的记录，了解了墓葬的情况。唐太宗一生戎马，却极喜欢兰亭序，生前每每在卧榻欣赏把玩，还立下遗嘱，死后将兰亭序随葬于枕侧。太宗之后，兰亭序再没有现世，所传全为摹本，人们以为真本已随葬唐太宗，谁知后来找到温韬的纪录，兰亭序根本没有在册！你说，依当时的情形，谁敢违旨私吞了兰亭序？只有武则天。但是兰亭序随葬了武则天，仅仅是人们在发现温韬盗墓纪录后的又一个猜测，你想，武则天晚年遭遇老臣张柬之等人复唐政变，不仅张昌宗、张易之两个把持朝政的男宠被杀，还被迫取消帝号，还大周于李唐王朝，被押迁出皇宫，在上阳宫度过最后三百多天余生。一个发白齿落的八十二岁老人，遭此际遇，还能有什么想法？她死后被厚葬，那是唐中宗为掩盖抢班夺权真相并平息张柬之等政变功臣与武氏诸王矛盾做出的‘圣善’‘报恩’政策。更何况她是‘归陵’，是归于唐高宗的乾陵地宫中，这本身就是以卑动尊。试想，兰亭序没能随葬唐太宗，难道能随葬他的‘才人’兼‘儿媳妇’吗？”

秩华听得瞠目结舌：“那、那、那、那在哪儿？”

“只能在武则天最亲近的人手里。武则天一生宠爱的只有四个人，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太平公主。前三个人是她的男宠，说白了就是性伴侣，全部在权力斗争中被杀。只有女儿太平公主一直居于权力高峰，张柬之铲除‘二张’、李隆基剿灭韦氏和武氏力量，她都参与其中，足见其政治斗争的机警与才智，但太平公主后来也被李隆基

所杀。所以这些人墓中都不可能有兰亭序。”

祤华渐渐不耐烦起来：“你就不要卖关子了，快说在哪儿吧。”

“太平公主自幼便得武则天宠信，视为掌上明珠，长大成人后，武则天命嫁武虢暨，实际上是一门政治婚姻。这太平公主虽已过不惑之年，但长得丰腴艳丽，又久在武则天身边，看到她母亲的无尽风流情事，便也放荡不羁，在宫中干了许多风花雪月的事情。那张易之是一白面皓齿的美男子，入宫伺奉七八十岁的武则天，如何能甘心寂寞，一日在宫中偶遇太平公主，一下麻酥了半个身子，两人一来二去，竟勾搭成奸。本来以为闲云野鹤，缱绻一番便罢了，谁知张易之那阳物硕大无比，每每弄得太平公主花枝乱颤，房事过后，便昏死过去，须臾醒来，更是长舒一口气：‘飘到天上去了。’到了这个份儿上，两人如何分得开。不久，竟弄出一个孩子来。”

一番话直说的那祤华脸红心跳，心想，这邵三平日里酸文假醋，弟兄们出去打个野食，给他找个娘儿们，他也只是偷窥人家的身子，至多抠抠摸摸、搂搂抱抱，从不敢动真家伙。回来却吹嘘他是“意淫”，其实还不是个登徒子。想到这里，便说：“这一段大概是杜撰，倘若是真，如何瞒得了武则天？而且看你那个兴劲儿，倒像是你上了太平公主。倘若真有这事儿，这男女的细节又是怎样传出来的？”

“这是野史。”邵三说，“但唐朝人的开化，你绝想不到。武则天性欲旺盛，晚年设奉宸府，专门网罗美少俊男供她享用，甚至有两个小官——柳模、侯祥竟然自我推荐，说他们‘天生异秉’‘阳具壮伟’，要入伺武则天。大臣朱敬则是个老古董，听说此事后厉声劝谏，说皇上有‘二张’足够，现在又有这等无耻之徒，有损朝廷清誉，此风万不可长。武则天采纳，并赏他几百匹绸缎。这足以说明唐人的开化，更何况武则天本人伺奉了几朝皇帝？乱伦的事儿在唐朝并不鲜见。那张易之适时正受武则天委托，召天下书画家整理仿制内库书画，太平公主亦是个书画迷，其最终保留兰亭序的可能性非常大。当

然，太平公主最后参与杀‘二张’、诛武氏，也说明这个女人不为情所困，这一点倒是十分像武则天。武则天死前，最后一刻清醒，看着太平公主说‘你是我的爱女，也最像我，今后切勿聪明误用。’其实是在劝告她切勿从政，可惜太平公主没有遵从。李隆基杀太平公主时，太平公主的这个女儿方五六岁。李隆基看女人从不走眼，这从他选杨贵妃的事情上便可见一斑。李隆基说‘又是一个倾城倾国的主儿。’遂嘱人保全她。这女子数年后生得仪态万方，更有武则天遗风，后来嫁于沙陀族首领，死于异域，临死前嘱咐家人‘今后如可能，将我的墓迁回中原’……”

褚华如梦初醒：“你说这里的墓是……”

“正是，此地是唐灭之后，五代十国时期沙陀建国的地方。”

褚华随后将邵三的这番议论传给了那几个摸金校尉，这帮混混雀跃欢呼，摩拳擦掌，恨不得立马动手。邵三却不答应，说夏秋二季游人太多，发掘时间过长，一旦被察觉，将前功尽弃。遂在山腰一村民家租一闲置院落，一等就是两个多月。直至入冬，方才动手。原来这独立小院距那发掘地只有七八十米，院后有一小径，辗转上山便见两株古柏，邵三锁定的地点竟在古柏前方十余米的一片瓦砾之中。邵三规定每日夜间十一点上山，次日五点下山，每班四人，三小时轮换一次。挖出土石悉数抬回院内，不留一丝痕迹。为了隐蔽，只挖一个盗洞。他则每日白天上山，观察动向。

不知不觉，盗洞已挖了近二十天，遭遇了沙石层、积炭层，直直打在棺椁上方的条石上，邵三让大家住手。见众混混不解，邵三解释道：“这墓我们挖了二十多米深，几乎经历了所有的反盗墓手段，墓室中估计也有机关。我看打穿条石也就五六天的工夫，必须找个黄道吉日进去。”经历了这几个月的风风雨雨，这些混混早已熟悉了邵三，知他谨慎有余胆略不足，便由他吧。于是邵三每日到太符观占卜，三日后，确定于一月十一日入棺室。于是又开凿石条，五天后，只剩下

薄如罄儿般一层。正是十日夜间。于是收工回去，第二天下午，备好绳索钢钎箩筐，邵三将大家召集屋内，正色说：“墓室内有伏弩墓毒，先下者必为所害，我等又不能半途而废，抓阄定生死吧。人倘有不测，发掘之物一半归其父母妻儿。”谁知恰恰被秩华抓得，秩华哈哈大笑：“老子活了四十多年，早活够了，今天陪陪倾城倾国的美人儿，值了。”于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众混混皆释怀畅饮。

是夜月明星稀。待到墓旁，邵三将秩华拉到一边说：“兄弟，凿通后先放活鸡下去，若无事你便可下。进入墓室，可先选宝器装筐，万不可打开棺柩。只能待我下去开棺。”秩华依计而行，果真进得墓室，便将所见宝器渐次装筐，上面的人拉将上去。待到拉了三四筐，上面的绳索迟迟不见下来，秩华将火把细细照那石棺，心想，这二十多年盗墓，也见过尸身不朽的，不知倾国倾城的美人儿是个什么样子？那邵三不让我开棺，还不是他要干那丑事。心上想着，手上便将钢钎伸向那棺盖，一使劲儿，将那棺盖撬出一个可以入人的大缝儿，移过火把一看，竟惊得一个跟头掉将进去。原来里边的木棺早已朽烂，露出的妇人竟如活人一般，明眸皓齿，体态丰盈，真有闭月羞花之貌。原来邵三这样的盗墓狂徒，十个便有十个心理变态。那秩华心猿意马，手便向那硕大的奶子伸去，刚刚触及，那人体突然化作一团雾气，秩华大叫一声，晕倒在棺柩之中。

却说上面邵三一伙，正在洞口清理宝物，虽是惯盗，哪个见过这等稀世的精美货色，个个惊得目瞪口呆，竟一时忘了下面的秩华，听得一声惨叫，便见从洞中冒出一股白烟，邵三大叫“墓毒，快躲开！”先一个箭步窜出十数米，趴在柏树之后，用毛巾堵住嘴，浑身筛糠。原来，这墓毒多为墓主所设，是反盗墓手段之一，但挖出后，一般一个时辰便可散尽。可是今天这股白烟弥漫至洞口，却旋转起来，越转越快，竟现出一个人形来，那些混混早已昏厥在地，只有这邵三壮着胆子看，那人形越见清晰，蓦然回首，却是一袒胸露乳的绝色美妇，

冲着这帮混混嫣然一笑，邵三只觉得一股电流从头击到脚，一下瘫坐在地。半晌醒来细看，却见那股白烟腾空而起，径往东南去了。

第二天，北都市中突然出现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见到女人便上去摸手，称人家是太平公主，众人见他实在不像话，说把这个老流氓送公安局吧。正巧公安局刚接到电话，说天阳山发现一个洞口，周边躺着六七个人，便派人上山，将那帮混混拉到医院治疗，却全无大碍。只是那秩华从此变得郁闷无比，再不开口说话。那个神经了的老头便是邵三，最后病死狱中。

北都市挖掘出的文物，成为以后修建博物馆的基础展品，墓中女尸已荡然无存，枕边的兰亭序上调国家博物馆，其余则留在北都市。天阳山则因开发郡主墓，这一带旅游更见繁盛，北都市成为中原一带著名的旅游城市，这是后话。

一千九百五十四年年初一个冬日的上午，阳光明媚，上海市海军医院妇产科，东海舰队院校部副部长赵一丁在产房外面的走廊里踱来踱去，他的媳妇在产房待产，忽然天边一阵雷响，赵一丁正在纳闷，又见一道白光照来，隐约看到门外飘进一股白烟，这烟带着一股奇异的香气，飘进了产房。突然，“哇”的一声，传来婴儿哭声，一个护士高兴地冲出门外：“生了、生了，一个女孩，这么漂亮的女孩！”

第一章 选举风波

一、选举、选美与论坛

8

20世纪90年代初，北都市发生了一次人事大动荡，由于在撤县并市的过程中升为地级市，有关部门对市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调整，年近五十的团省委副书记谭官卫调任北都市常务副市长，原省委副秘书长徐光调任市委常务副书记。徐光50年代曾在北都市工作，后来调到省农业部门，70年代做农业调研，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有一些独特见解，引起高层重视，调省委任职。这一次再回北都任职，省委书记特地约徐光谈话：“老徐呀，你是老同志了，北都市扩大辖区范围，国民生产总值占到全省的三分之一，在全国也算是大市了，你可不能掉以轻心。”顿一顿，书记压低声音说：“让小谭去担任常务副市长，也是想给他压担子。他老子当年打江山，在红军初创时期立了大功，对他也是一个锻炼。”徐光在省委机关待了十五六年，对人事调动的事都是服从组织安排，自然说不出什么，只是觉得小谭锋芒太露，在团省委群众中反映差一些，怕他上任后群众基础不牢，反而影响工作，但他思来想去，还是放在心里没说。

两个月后一个初秋的下午，北都市刚刚上任的常务副市长谭官卫坐在紫云山庄二楼的一号包房中，等待他的办公室副主任夏秋。这一号包房是一套带有温泉浴室和 spa 的大房，除了卧室和客厅外，还有餐厅和书房。淡紫色的墙壁，黄灰色的大理石地面，纯白的门窗，深棕色的巴洛克风格家具，构成了充满自然气息和古典文化的环境。阳光暖洋洋地照在屋内，谭官卫觉得一丝困意，他打个哈欠，四下看看，突然诧异夏秋为什么带他到这里来。“这龟孙子，谈工作哪里不成，搞到这里来了。”但他又不能不佩服这家伙选中的地方，这地方在天阳山脚下一处高台之上，背山面川，林荫蔽日，空气清新，站在阳台便可俯瞰北都市。加之离城里十几公里，正好躲开公事的烦扰，休闲倒是个好地方。况且这地方修建的典雅堂皇，“难怪这儿有名，省城也没有这么一处，”谭官卫心里想，“不知道是谁开的。”

门被轻轻地推开，夏秋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夏秘书，搞什么名堂？进了大门你就贼头贼脑，这半天你跑哪儿了？”谭官卫一声大吼。

夏秋吓得一激灵，才发现站在书房门口的谭副市长。“市长您没休息一下？这不是《北都日报》和旅游局要搞‘中华旅游小姐大赛’，报社朱社长托我看一下这里的场地。”

“什么乱七八糟！小姐大赛？我怎么没听说？”

“是旅游小姐大赛。”夏秋忙不迭地解释，“只是设计，还没有报批，这不，我把他们的报告带来了。”说着将一叠卷宗放到客厅茶几上，“还有人大会议的日程和您在会上的报告，都要请您审批。”说完四下看看，“三哥，这地方怎样？”

“夏秘书，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叫三哥。你是我调来的，有人盯着你呢，你别给我找麻烦。”谭官卫望着五短身材的夏秋，突然生出厌恶感来，他觉得自己将夏秋从省城调到北都似乎是个错误。夏秋一脸的尴尬，“习惯了，习惯了，这不没外人吗——市长，我改，我

揭 底

改。”谭官卫叹了一口气说：“这里不是省城，我们人地两生，又是关键时期。”夏秋知道他的气消了，便说：“市长，今天是周末，就不回去了。楼下是餐厅和舞厅，地下一层是桑拿和spa，这间房电梯是专用的。这里是省城那家华清宫浴场的老板开的，听说把那边的四大名牌都调过来了。”见市长不语，又说：“我家那河东狮子没有准假，今天我还得回去。”

夏秋走了之后，谭官卫感觉怪怪的，他在屋里转了几圈，又走回书房，拿起人大的会议材料，草草看了起来。说实话，谭官卫对于议程和报告的内容都不感兴趣，“都是例行公事，只是不知道选举的准备工作如何？”想想又拿起候选人名单，看看差额选举的另外两人，一个是并市前的北都市副市长邢洪恩，五十七岁了，几乎连一个任期都不足，一看就知道是垫背的；另外一个名不见经传，叫冯子卿，是《北都日报》的编辑。“冯子卿？”谭官卫半仰在沙发上，隐隐感觉到似乎在哪里听说过这个人，再看看履历，曾经在省委宣传部工作过，“难道是他？”

原来在省城，谭官卫就听说省委宣传部有一个特立独行的怪人，说他怪，是说他一味读书，特立独行。这个人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无所不通；经史子集三教九流，无所不晓。此人又善结交朋友，省城一些大学的教授、企业的领导人、甚至政府机关的干部、拉三轮的车夫，都是其家中常客。每到假日，家中便高朋满座，讨论一些关乎社会、经济、民生的话题，其中不乏一些敏感的问题。这个冯子卿又将一些专题撰写文章，在省内外报纸杂志发表，由于其眼光独到，文笔犀利，引得一些哗众取宠的小报记者趋之若鹜，给省领导带来很多麻烦，不少人管他叫疯子，传到他的耳中，他却大笑：“这个称谓最好，冯子卿，疯子清，这个世界上，疯子是清醒的。好、好。”省领导考虑再三，以下放锻炼的名义将他调到下面城市的宣传部门，想不到却在北都市。谭官卫舒了一口气：“这个人争议太大，不足惧。”

谭官卫懒懒地倚在沙发上，顺手拿起《北都日报》报审的《关于举办‘中华旅游小姐大赛’的报告》。“小姐大赛，不就是选美吗？”他想起夏秘书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几盘带子，那是美国小姐的评选，他偷偷地看了十几遍。“看人家那屁股，那身条儿，人家那三围多讲究。中国也搞个选美，这倒是个轰动的题材。”谭官卫不禁暗暗佩服报社那个朱社长，“这个老夫子，思想倒挺前卫。”看完报告，谭官卫不觉暗暗称奇，这个报告从人类的基本审美要求谈起，明确旅游活动是人类的审美需求，而评选旅游小姐可以成为重要的旅游宣传手段，还特别举例夏威夷小姐的评选对夏威夷旅游的促进作用，等等，报告丝丝入扣，引经据典娓娓道来，虽说是一份行文报告，却更像一篇为旅游小姐大赛作解释和宣传的文章，再说白一点，是为策划者辩解和封堵批评者嘴巴的。谭官卫渐渐陷入沉思，说实话，他倒不反对搞选美，而且就这份报告来说，实际上已经提前封堵了批评或者反对的意见。但是他也清楚，在现实的政治舞台上，中庸是最稳妥的，毕竟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选美，他不想把自己的仕途押宝在这件事上。想到这里，他拿起电话：“夏秘书吗？报社搞的那个旅游小姐选举，征求过徐副书记的意见吗？”

电话中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夏秋扯着他那公鸭嗓子说：“报、报、报告市长，朱、朱社长事、事先向徐书记口、口、口头汇报过，徐书记要、要、要他们自、自、自筹经费。你、你、你看，小、小、小姐都笑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喝多了，你在哪儿鬼混？”谭官卫皱了皱眉头：“你去把报社的报告复印几份，送妇联和工会，征求他们的意见。”

放下电话，谭官卫想“还说他家河东狮子不准假，转头就去鬼混。这个夏秋，别看长得像个侏儒，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谭官卫开始觉得夏秋在身边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不行，得把他从我身边调